大慧書狀

見金曰卜頭亡常書[illegible]
鶏鳩樹頭[illegible]書字鶏樹
書故[illegible]大慧書法書字[illegible]
法則[illegible]在[illegible]廉山郎[illegible]住[illegible]康
香[illegible]請[illegible]力[illegible]
大書降[illegible]書[illegible]全六角[illegible]
列手大道児[illegible]道[illegible]

大慧普覺禪師書

參學 慧然 錄

淨智居士黃 文昌 重編

答曾侍郎 天游 問書附

開頃在長沙得圜悟老師書稱公晚歲相從所得甚是奇偉念之再三今八年矣常恨未獲親聞緒餘唯切景仰其自幼年發心參禮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後即爲婚宦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所聞常自愧歎然而立志發願實不在淺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 門云須彌山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 州云放下著 尊者云一物不將來 放下箇什麼 州云擔取去

淺知見之間以爲不悟則已悟則須直到古人親證處方爲大休歇之地此心雖未嘗一念退屈自覺工夫終未純一可謂志願大而力量小也向者痛懇圜悟老師老師示以法語六段其初直示此事後擧雲門趙州放下著須彌山兩則因緣令下鈍工常自擧覺久久必有入處老婆心切如此其奈鈍滯太甚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閑居無他事政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未得親炙敎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

必能洞照此心望妻曲提警日用當如何
做工夫處幾不涉佗塗徑與本地相契也
如此說話敗闕亦不少但方救誠自難隱
逃良可愍也至扣

承叙及自幼年至仕宦參禮諸大宗匠中間
爲科擧婚宦所役又爲惡覺惡習所勝未能
純一做工夫以此爲大罪又能痛念無常世
間種種虛幻無一可樂專心欲究此一段大
事因緣甚愜病僧意然旣爲士人仰祿爲生
科擧婚宦世間所不能免者亦非公之罪也

煩惱自性
惱亂伏性

以小罪而生大怖懼非無始曠大劫來承事
眞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之深焉能如此而
公所謂大罪者聖賢亦不能免但知虛幻非
究竟法能回心此箇門中以般若智水滌除
垢染之穢淸淨自居從脚下去一刀兩段更
不起相續心是矣不必思前念後也旣曰虛
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
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
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
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

公深思之但如此崖將去時時於靜勝中切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著兩則語但從脚下著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必思量思量怖畏即障道矣但於諸佛前發大誓願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仗諸佛加被遇善知識一言之下頓亡生死悟證無上正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若如此則久久無有不悟之理不見善財童子從文殊發心漸次南行過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末後於彌勒一彈指頃頓亡前來諸善知

汝當生大歡喜文殊師利所教當念汝得普賢深妙
又我以文殊故見諸難見者
彼大功德尊願速還親
覲也
善財云我未知菩薩心云何
菩薩行云何菩薩道

識所得法門復依彌勒教思欲奉覲文殊於
是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
頂曰善哉善哉善男子若離信根心劣憂悔
功行不具退失精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
少功德便以爲足不能善巧發起行願不爲
善知識之所攝護乃至不能了知如是法性
如是理趣如是法門如是所行如是境界若
周徧知若種種知若盡源底若解了若趣入
若解說若分別若證知若獲得皆悉不能文
殊如是宣示善財善財於言下成就阿僧祇

法門具足無量大智光明入普賢門於一念
中悉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善知識悉
皆親近恭敬承事受行其教得不忘念智莊
嚴藏解脫以至入普賢毛孔刹於一毛孔行
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與
普賢等諸佛等刹等行等及解脫自在悉皆
同等無二無別當恁麼時始能回三毒爲三
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爲菩提回
無明爲大智如上遮一絡索只在當人末後
一念眞實而已善財於彌勒彈指之間尚能

頓亡諸善知識所證三昧況無始虛僞惡業
習氣耶若以前所作底罪爲實則現今目前
境界皆爲實有乃至官職富貴恩愛悉皆是
實旣是實則地獄天堂亦實煩惱無明亦實
作業者亦實受報者亦實所證底法門亦實
若作遮般見解則盡未來際更無有人趣佛
乘矣三世諸佛諸代祖師種種方便飜爲妄
語矣承公發書時焚香對諸聖及遥禮菴中
而後遣公誠心至切如此相去雖不甚遠未
得面言信意信手不覺忉怛如許雖若繁絮

善財未餾火熖炎得善住三昧總餾大火得妙寂靜三昧

亦出誠至之心不敢以一言一字相欺苟欺公則是自欺耳又記得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得誠語解脫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菩薩於阿耨菩提無已退無現退無當退凡有所求莫不成滿皆由誠至所及也公旣與竹倚蒲團爲侶不異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又發雲門書對諸聖遙禮而後遣只要雲門信許此誠至之劇也但相聽只如此做工夫將來於阿耨菩提成滿無疑矣

又

公處身富貴而不爲富貴所折困非夙植般
若種智焉能如是但恐中忘此意爲利根聰
明所障以有所得心在前頓放不能於古
人直截徑要處一刀兩段直下休歇此病非
獨賢士大夫久參衲子亦然多不肯退步就
省力處做工夫只以聰明意識計較思量向
外馳求乍聞知識向聰明意識思量計較外
示以本分草料多是當面蹉過將謂從上古
德有實法與人如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
之類是也巖頭曰却物爲上逐物爲下又曰

大統綱宗要須識句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
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
惺惺亦云恁麼時將恁麼時等破一切是非
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那一
團火相似觸著便燒有甚麼向傍處今時士
大夫多以思量計較爲窟宅聞恁麼說話便
道莫落空否喻似衆未飜先自跳下水去此
深可憐愍近至江西見呂居仁居仁留心此
段因緣甚久亦深有此病渠豈不是聰明杲
嘗問之曰公怕落空能知怕者是空耶是不

空耶識道看渠佇思欲計較祗對當時便與
一喝至今茫然詳已鼻不著鼽蓋以求悟證
之心在前頓放自作障難非于別事公試如
此做工夫日久月深自然築著磕著若欲將
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脚下參到彌勒下生
亦不能得悟亦不能得休歇轉加迷悶耳平
田和尚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
存知解又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
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此
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說話往往參禪人

如此牓樣不思已知之法問故牓樣也

只恁麼念過殊不子細看是甚道理若是箇
有筋骨底聊聞舉著直下將金剛王寶劍一
截截斷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聖
路頭亦斷計較思量亦斷得失是非亦斷當
人脚跟下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豈不快哉
豈不暢哉不見昔日灌谿和尚初參臨濟濟
見來便下繩牀驀胸擒住灌谿便云領領濟
知其已徹即便推出更無言句與之商量當
恁麼時灌谿如何思量計較祇對得古來幸有
如此牓樣如今人總不將爲事只爲麁心灌

豁當初若有一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心在
前將莫道被擒住便悟便是縛却手脚遶四
天下拕一遭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休歇尋
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
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
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
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
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
失脚蹋着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
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却

大海從魚躍
長空任鳥飛
雨催行客路
風送片帆歸

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遮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佗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始與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有少分相應若信不及放不下却請擔取一座須彌山到處行腳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一笑

只將有念敀無念
莫把無生作有生
龐蘊些子頌云

又

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只了得遮兩句一生參學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猫狙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黙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殊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一向虛生浪死更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麽歇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恁麽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

歷歷遮般底更是毒害瞎却人眼不是小事
雲門尋常見此輩不把做人看待彼既自眼
不明只管將册子上語依樣教人遮箇作麽
生教得君信聻遮般底永劫參不得雲門尋
常不是不教人坐禪向靜處做工夫此是應
病與藥實無恁麽指示人處不見黃蘗和尚
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以來不曾教人求知
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詞然道亦不可
學情存學道却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
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

美句浮言不如一句妙理千般魚目不如一寸明珠

知解只是說汝而今情量處爲道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眞本無名字只爲世人不識迷在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你不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也前來所說瞎眼漢錯指示人皆是認魚目作明珠守名而生解者教人管帶此是守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空寂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恁麼時不是眞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教惡覺現

前遮箇又是認著髑髏情識而生解者敎人
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
本無實體若執爲實則生死心生矣遮箇又
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
非干學道人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公
旣淸淨自居存一片眞實堅固向道之心莫
管工夫純一不純一但莫於古人言句上只
管如疊塔子相似一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
無有了期但只存心於一處無有不得底時
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磕著噴地省去耳不

南泉普遠禪師姓王依此号大徹宗師自稱也王老也

途中不忘青山了

終日行不知行

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彌山一物不將來時如何云放下著遮裏疑不破只在遮裏參更不必自生枝葉也若信得雲門及但任麽參別無佛法指似人若信不及一任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又

細讀來書乃知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爲公冗所奪於急流中常自猛省殊不放逸道心愈久愈堅固深愜鄙懷然世間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閙中不得忘卻竹倚蒲團

摩拏羅尊者偈云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亦無憂　又淨名子息也
月淨女答思男之人在家
能修出家之行也
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里無雲萬里天
老胡[illegible]也

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中用若鬧中
不得力卻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承有
前緣駁雜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
此念則障道矣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
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
淤泥乃生此花老胡云真如不守自性隨緣
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
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
爲非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
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裏撞翻

鶴勒那尊者[illegible]
[illegible]性是不失也

靜時消息更力能勝竹倚蒲團上千萬億倍
但相聽決不相誤又承以老龐兩句爲行住
坐卧之銘箴善不可加若正鬧時生厭惡則
乃是自擾其心耳若動念時只以老龐兩句
提撕便是熱時一服清涼散也公具決定信
是大智慧人久做靜中工夫方敢說遮般話
於佗人分上則不可若向業識茫茫增上慢
人前如此說乃是添佗惡業擔子禪門種種
病痛已具前書不識曾子細理會否

又

承諭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可以入道是方便
門借方便門以入道則可守方便而不捨則
爲病誠如來語山野讀之不勝歡喜踊躍之
至今諸方漆桶輩只爲守方便而不捨以實
法指示人瞎人眼不少所以山野作辨
邪正說以救之近世魔強法弱以湛入合湛
爲究竟者不可勝數守方便不捨爲宗師者
如麻似粟山野近嘗與衲子輩舉此兩段正
如來書所說不差一字非左右留心般若中
念念不間斷則不能洞曉從上諸聖諸異方

便也。公已捉著欛柄矣。既得欛柄在手。何慮
不捨方便門而入道耶。但只如此做工夫。看
經教并古人語錄。種種差別言句。亦只如此
做工夫。如須彌山。放下著。狗子無佛性話。竹
篦子話。一口吸盡西江水話。庭前栢樹子話。
亦只如此做工夫。更不得別生異解。別求道
理。別作伎倆也。公能向急流中。時時自如此
提撕。道業若不成就。則佛法無靈驗矣。記取
記取。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
得作夢會。須知是眞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

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咄漏逗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氷銷瓦解咄雪竇亦漏逗不少或有人問只如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同別雲門即向伊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爲入室者誰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眞入室者咄亦漏逗不少

又

來書細讀數過足見辨鐵石心立決定志不
肯草草但只如此崖到臘月三十日亦能與
閻家老子廝抵更休說豁開頂門眼握金剛
王寶劍坐毗盧頂上也某嘗謂方外道友曰
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卻謂
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
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
作底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
人所爲而今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精
月華呑霞服氣尚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所

遑況回此心此念全在般若中耶先聖明明
有言喩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
燄之上衆生亦介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
若之上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
間塵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
臨命終時定不爲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
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
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衆生界中事不著
學無始時來習得熟路頭亦熟自然取之左
右逢其原須著撥置出世間學般若心無始

優婆毱多尊者室中
弟子得道之籌也

時來背違合聞知識說著自然理會不得須著立決定志與之作頭抵決不兩立此處若入得深彼處不著排遣諸魔外道自然竄伏矣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政爲此也日用做工夫處提著欄柄漸覺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

答李參政 漢老 問書附

那近知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

頓釋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別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

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踊躍此乃學佛

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
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尔者凝
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
爲雲門口草木瓦石皆放光明助說道理亦
不奈何於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
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
亡所得夫復何言黄面老子曰不取衆生所
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
復不著無言說來書所說既亡拘滯之情亦
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黄面老子所言契合即

是說者名爲佛說離是說者即波旬說山野
平昔有大誓願寧以此身代一切衆生受地獄
苦終不以此口將佛法以爲人情瞎一切人
眼公既到恁麼田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
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未明應機礙不礙
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方可復出
甚愜病僧意若更熱荒馳求不歇則不相當
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說破恐傷
言語今歡喜既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
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

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行住坐卧切不可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爲實然亦不可以爲虛久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昔水潦和尚於採藤處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馬祖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又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攔胷一蹋蹋倒水潦不覺起來拍手呵呵大笑祖曰汝見箇甚麽道理便笑水潦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今日於一毛頭上盡底識得根源去馬祖便不管佗雪峯知鼓山緣熟一日忽然驀胷擒住曰是甚麽鼓山釋然了悟了心便亡唯微笑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耶鼓山復搖手曰和尚何道理之有雪峯便休去蒙山道明禪師趂盧行者至大庾嶺奪衣鉢盧公擲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公將去明擧之不動乃曰我求法

非爲衣鉢也願行者開示盧公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當時大悟通身汗流泣淚作禮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盧公曰我今爲汝說者卽非密意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我若說得卽不密也以三尊宿三段因緣較公於一笑中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還更別有竒特道理麽若更別有則卻似不曾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旣充足推己之餘應機接物如明

三尊宿者 水潦和尚 鼓山和尚 道明禪師

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臨行面稟之語請書於座右此外別無說縱有說於公分上盡成剩語矣葛藤太多姑置是事

又

所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所自有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尒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

逢大則大說法
逢小則小說法

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言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信後益增瞻仰復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刳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

覷且雖澀　了脚下リ　味供養十二

方便中真方便無修證中真修證無取捨中真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唯一真實在又如旃檀繁柯脫落盡唯真旃檀在斯違現業除助因剗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答江給事　少明

人生一世百年光陰能有幾許公自屋起家歷盡清要此是世間第一等受福底人能知慚愧回心向道學出世間脫生死法又是世

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須是急著手脚冷卻
面皮不得受人差排自家理會本命元辰教
去處分明便是世間出世間一箇了事底大
丈夫也承連日去與參政道話甚善甚善此
公歇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
異路覰見古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
羅籠山僧見渠如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說一
字恐鈍置伊直俟渠將來要自與山僧說話
方始共渠眉毛廝結理會在不只恁麼便休
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廝結理

覷且雖淵無別路要假兒
孫脚下金鴉解啗一顆
味供養十方羅漢僧

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古人云親
近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但
頻與參政說話至禱至禱不可將古人垂示
言教胡亂穿鑿如馬大師遇讓和尚說法云
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
師聞之言下知歸遮幾句兒言語諸方多少
說法如雷如霆如雲如雨底理會不得錯下
名言隨語生解見與舟峯書尾杜撰解注山
僧讀之不覺絕倒可與說如來禪祖師禪底
一狀領過一道行遣也來領子細看過卻勝

出山相頌
世尊雪山出來過乍
院으로가시게參政見之
文五頌을지으니라
嵬嵬落落淨裸裸
獨步乾坤誰伴我
若也山中逢子期
豈將黃葉下山下
下山下吐云到知逢人驀
面欺

得前日兩頌自此可已之頌來頌去有甚了期如參政相似渠豈是不會做頌何故都無一字乃識法者懼耳間或露一毛頭自然著山僧痒處如出山相頌云到處逢人驀面欺之語可與叢林作點眼藥公異日自見矣不必山僧注破也某近見公頓然改變爲此事甚力故作此書不覺縷縷

答富樞密 季申

示諭蚤歲知信向此道晚年爲知解所障未有求悟入處欲知日夕體道方便驪荷至誠

不敢自外據款結案葛藤少許只遮求悟入
底便是障道知解了也更別有甚麼知解爲
公作障畢竟喚甚麼作知解知解從何而至
被障者復是阿誰只此一句顚倒有三自言
爲知解所障是一自言未悟甘作迷人是一
更在迷中將心待悟是一只遮三顚倒便是
生死根本直須一念不生顚倒心絶方知無
迷可破無悟可待無知解可障如人飮水冷
煖自知久久自然不作遮般見解也但就能
知知解底心上看還障得也無能知知解底

龍得水深添義氣、
虎逢山色長威靈

心上還有如許多般也無從上大智慧之士
莫不皆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爲方便於知
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爲惱只爲他識得知
解起處既識得起處即此知解便是解脫之
場便是出生死處既是解脫之場出生死處
則知底解底當體寂滅知底解底既寂滅能
知知解者不可不寂滅菩提涅槃眞如佛性
不可不寂滅更有何物可障更向何處求悟
入釋迦老子曰諸業從心生故說心如幻若

大士觀生死同涅槃故不捨邪見同正見故不動

離此分別則滅諸有趣僧問大珠和尚如何
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是大涅槃僧云
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又
古德云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卽落魔道一念
起諸見卽落外道又淨名云衆魔者樂生死
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
諸見而不動此乃是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
爲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
佛事底樣子也只爲他了達三祇劫空生死
涅槃俱寂靜故旣未到遮箇田地切不可被

邪師輩胡説亂道引入鬼窟裏開眉合眼作
妄想逈來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眞是一
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深可憐愍願公硬著
脊梁骨莫作遮般去就作遮般去就底雖暫
拘得箇臭皮袋子住便以爲究竟而心識紛
飛猶如野馬縱然心識暫停如石壓草不覺
又生欲直取無上菩提到究竟安樂處不亦
難乎某亦嘗爲此流所誤後來若不遇眞善
知識幾致空過一生每每思量直是叵耐以
故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有知非者若要

徑截理會須得遮一念子嚗地一破方了得
生死方名悟入然切不可存心待破若存心
在破處則永劫無有破時但將妄想顛倒底
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
底心欣靜厭鬧底心一時按下只就按下處
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
云無此一字子乃是摧許多惡知惡覺底器
仗也不得作有無會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
意根下思量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挅根
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颺在無事甲裏

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但
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時時提撕時時擧覺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云無不離日用試如此
做工夫看月之日便自見得也一郡千里之
事都不相妨古人云我遮裏是活底祖師意
有甚麼物能拘執他若離日用別有趣向則
是離波求水離器求金求之愈遠矣

又

竊知日來以此大事因緣爲念勇猛精進純
一無雜不勝喜躍能二六時中熾然作爲之

際必得相應也未離二邊得一如也未如
未切不可一向沉空趣寂古人喚作黑山下
鬼家活計盡未來際無有透脫之期昨接來
誨私慮左右必已耽著靜勝三昧及詢直閣
公乃知果如所料大凡涉世有餘之士久膠
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靜默處做工夫
乍得胷中無事便認著以爲究竟安樂殊不
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絶消息奈何根株猶在
寧有證徹寂滅之期要得眞正寂滅現前必
須於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

絲毫便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
縱奪殺活自由利佗自利無施不可先聖喚
作無盡藏陀羅尼門無盡藏神通遊戲門無
盡藏如意解脫門豈非眞大丈夫之能事也
然亦非使然皆吾心之當分耳顧左右快著
精彩決期於此廓徹大悟胷中皎然如百千
日月十方世界一念明了無一絲毫頭異想
始得與究竟相應果能如是豈獨於生死路
上得力異日乘秉鈞軸致 君於堯舜之上
如指諸掌耳

又

示諭初機、得少靜坐工夫亦自佳又云不敢
妄作靜見黃面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
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眞是自作障難耳若
生死心未破日用二六時中冥冥蒙蒙地如
魂不散底死人一般更討甚閑工夫理會靜
理會鬧耶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
成佛豈是做靜中工夫來豈不是初機左
右見此定以爲不然須差排渠作古佛示現
今人無此力量若如是見乃不信自殊勝甘

爲下劣人也。我此門中不論初機晚學。亦不
問久參先達。若要真箇靜。須是生死心破。亦不
著做工夫。生死心破則自靜也。先聖所說寂靜
方便。正爲此也。自是末世邪師輩不會先聖
方便語耳。左右若信得山僧及。試向鬧處看
狗子無佛性話。未說悟不悟。正當方寸擾擾
時。謾提撕舉覺看。還覺靜也無。還覺得力也
無。若覺得力。便不須放捨。要靜坐時。但燒一
炷香靜坐。坐時不得令昏沈。亦不得掉舉。昏
沈掉舉。先聖所訶。靜坐時纔覺此兩種病現

崎崎嶇嶇平坦坦
平坦坦知甚崎嶇
驀地跋驢跳躑
抹過追風天馬駒

前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兩種病不著用力
排遣當下怗怗地矣日久月深纔覺省力便
是得力處也亦不著做靜中工夫只遮便是
工夫也李參政頃在泉南初相見時見山僧
力排默照邪禪瞎人眼渠初不平疑怒相半
驀聞山僧頌庭前栢樹子話忽然打破漆桶
於一笑中千了百當方信山僧開口見膽無
秋毫相欺亦不是爭人我便對山僧懺悔此
公現在彼請試問之還是也無道謙上座已
往福唐不識已到彼否此子參禪喫辛苦更

多亦嘗十餘年入枯禪近年始得箇安樂處
捎見時試問渠如何做工夫曾爲說破守偏儕
客想必至誠吐露也

答李參政別紙 一 漢老

富樞項在三衢時嘗有書來問道因而打葛
藤一上落草不少尚爾滯在默照處定是遭
邪師引入鬼窟裏無疑今又得書復執靜坐
爲佳其滯泥如此如何參得徑山禪今次答
渠書又復縷縷葛藤不惜口業痛與剗除之
不知肯回頭轉腦於日用中看話頭否先聖

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
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麪永不可出
此公是也如與之相見試取答張底葛藤一
觀因而作箇方便救取此人向攝法中以同
事攝爲最強左右當大啓此法門令其信入
不唯省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
舊窟也

答陳少卿 季任

承諭欲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爲根性極鈍若
果如此當爲左右賀也今時士大夫多於此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天台章敬寺懷暉禪師

事不能百了千當直下透脫者只爲根性太
利知見太多覩宗師纔開口動舌早一時會
了也以故返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
驀地於一機一境上一言一句下撞發便是
達磨大師出頭來用盡百種神通也奈何佗
不得只爲佗無道理可障利根者返被利根
所障不能得啐地便折嚗地便破假饒於聰
明知解上學得於自己本分事上轉不得
所以南泉和尚云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
人不可得章敬和尚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

強習作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
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
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
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
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
目妄起空花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
無第二人擧措施爲不虧實相左右自言根
鈍試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若不
回光返照只守鈍根更生煩惱乃是向幻妄
上重增幻妄空花上更添空花也但相聽能

知根性鈍者決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遮箇鈍
底然亦不得捨卻遮箇鈍底參取捨利鈍在
人不在心此心與三世諸佛一體無二若有
二則法不平等徒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真
覓實轉見參差但知得一體無二之心決定
不在利鈍取捨之間則便當見月亡指直下
一刀兩段若更遲疑思前筭後則乃是空拳
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陰界中妄
自囚執無有了時近年以來有一種邪師說
默照禪教人十二時中是事莫管休去歇去

不得做聲恐落今時往往士大夫爲聰明利
根所使者多是厭惡鬧處作被邪師輩指令
靜坐卻見省力便以爲是更不求妙悟只以
黙然爲極則某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稍
有知非者願公只向疑情不破處參行住坐
臥不得放捨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州云無遮一字子便是箇破生死疑心底刀
子也遮刀子欛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
手不得須是自家下手始得若捨得性命方
肯自下手若捨性命不得且只管在疑不破

處崖將去驀然自肯捨命一下便了那時方
信靜時便是鬧時底鬧時便是靜時底語時
便是默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不著問人亦
自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至禱至禱昔朱
世英嘗以書問雲菴眞淨和尚云佛法至妙
日用如何用心如何體究望慈悲指示眞淨
曰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
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
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
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

莫問是之與非擬心思量早不是也不擬心
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心
淸淨超於彼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
故成佛而衆生即佛佛即衆生由迷悟故有
彼此也如今學道人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
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
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
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所謂修行恐落斷
常坑其斷見者斷滅卻自心本妙明性一向
心外著空滯禪寂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

著世間諸有爲法以爲究竟也邪師輩教士
大夫攝心靜坐事事莫管休去歇去豈不是
將心休心將心歇心將心用心若如此修行
如何不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如何顯
得自心明妙受用究竟安樂如實清淨解脫
變化之妙須是當人自見得自悟得自然不
被古人言句轉而能轉得古人言句如清淨
摩尼寶珠置泥潦之中經百千歲亦不能染
汚以本體自清淨故此心亦然正迷時爲塵
勞所惑而此心體本不曾惑所謂如蓮花不

著水也忽若悟得此心本來成佛究竟自在如實安樂種種妙用亦不從外來爲本自具足故黃面老子曰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若確定本體實有恁麼事又卻不是也事不獲已因述悟取捨故說道理有若干爲未至於妙者方便語耳其實本體亦無若干請公只恁麼用心日用二六時中不得執生死佛道是有不得撥生死佛道歸無但只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切不可向意根下卜度不可

向言語上作活計又不得向開口處承當又
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無但只如此參亦不得將心待悟待休
歇若將心待悟待休歇則轉沒交涉矣

又

示諭自得山野向來書之後每遇鬧中躲避
不得處常自點檢而未有著力工夫遮躲
避不得處便是工夫了也若更著力點檢則
又卻遠矣昔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
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

瀨曰青山無寸樹 極目綠
水絕波浪

所爲處擧心動念又卻不是也正當觸避不
得處切忌起心動念作點檢想祖師云分別
不生虛明自照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唯
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
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
又先聖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
皆是夢切記取觸避不得時不得更擬心不
擬心時一切現成亦不用理會利亦不用理
會鈍總不干佗利鈍之事亦不干佗靜亂之
事正當觸避不得時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

掌大笑矣記取記取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
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耳應
接時但應接要得靜坐但靜坐坐時不得執
著坐底爲究竟今時邪師輩多以默照靜坐
爲究竟法疑誤後昆山野不怕結怨力詆之
以報佛恩救末法之弊也

答趙待制 道夫

示諭一一備悉佛言有心者皆得作佛此心
非世間塵勞妄想心謂發無上大菩提心若
有是心無不成佛者士大夫學道多自作障

雖無常殺鬼也
揭四云現陰已謝後
陰未生之中名陰也

難爲無決定信故也佛又言信爲道元功德
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
涅槃無上道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
到如來地亦諭鈍根未能悟徹且種佛種子
於心田此語雖淺近然亦深遠但辦肯心必
不相賺今時學道之士往往緩處卻急急處
卻放緩龐公云一朝蛇入布裩襠試問宗師
甚時節那日事今日尚有記不得者況隔陰
事豈容無忘失耶決欲今生打教徹不疑佛
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須有決定信具決定

志念念如救頭然如此做將去打未徹時方
始可說根鈍耳若當下便自謂我根鈍不能
今生打得徹且種佛種結緣乃是不行欲到
無有是處某每爲信此道者說漸覺得日用
二六時中省力處便是學佛得力處也自家
得力處他人知不得亦拈出與人看不得盧
行者謂道明上座曰汝若返照自己本來面
目密意盡在汝邊是也密意者便是日用得
力處也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世間塵勞事
拈一放一無窮無盡四威儀內未嘗相捨爲

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深故也般若智慧無
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淺故也乍聞知識說著
覺得一似難會若是無始時來塵勞緣淺般
若緣深者有甚難會處但深處放教淺淺處
放教深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纔覺思量
塵勞事時不用著力排遣只就思量處輕輕
撥轉話頭省無限力亦得無限力請公只如
此崖將去莫存心等悟忽地自悟去參政公
想日日相會除圍碁外還曾與說著遮般事
否若只圍碁不曾說著遮般事只就黑白未

分疎撥了盤撒了子却問佗索取那一著若索不得是眞箇鈍根漢姑置是事

答許司理 壽源

黃面老子曰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十地菩薩斷障證法門初從十信而入然後登法雲地而成正覺初歡喜地因信而生歡喜故也若決定竪起脊梁骨要做世出世間沒量漢須是箇生鐵鑄就底方了得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決

定了不得此事無人情不可傳授須是自家
省發始有趣向分若取他人口頭辦永劫無
有歇時千萬十二時中莫令空過逐日起來
應用處圓陀陀地與釋迦達磨無少異自是
當人見不徹透不過全身雖在聲色裏卻向
裏許求出頭轉沒交涉矣此事亦不在久參
知識徧歷叢林而後了得而今有多少在叢
林頭白齒黃了不得底只有多少乍入叢林
一撥便轉千了百當底發心有先後悟時無
先後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一句下承

當便千了百當當晉有偈呈慈照云學道須是
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
非莫管但從脚下崖將去死便休不要念後
思前亦不要生煩惱煩惱則障道也祝祝

又

左右具正信立正志此乃成佛作祖基本也
山野因以湛然名公道號如水之湛然不動
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世間出世間法不離
湛然無纖毫透漏只以此印印於一切處印定
無是無不是一一解脫一一明妙一一實頭

用時亦湛然不用時亦湛然祖師云但有心
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若心識寂
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
二六時中見色聞聲嗅香了味覺觸知法行
住坐卧語默動靜無不湛然亦自不作顛倒
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得清淨動時顯湛
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
然則一也如斫栴檀片片皆栴檀今時有一
種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
靜坐坐教絶氣息此輩名爲眞可憐愍請公

只恁麼做工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眞不得已耳若實有恁麼做工夫底事卽是污染公矣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擬收攝向甚處安著旣無安著處則無時無節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無亂無生無死亦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然之用亦無恁麼說湛然者亦無恁麼受湛然說者若如是見得徹去徑山亦不虛作此號左右亦不虛受此號如何如何

答劉寶學 彥脩

即日烝溽不審燕處悠然放曠自如無諸魔
撓否日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話一如
否於動靜二邊能不分別否夢與覺合否理
與事會否心與境皆如否老龐云心如境亦
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
賢了事凡夫若眞箇作得箇了事凡夫釋迦
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敎是甚
麼熱盌鳴聲公旣於此箇門中自信不疑不
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敎熟熟處放敎生始與
此事少分相應耳往往士大夫多於不如意中

得箇瞥地處卻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
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
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
莫愁佛不解語遮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
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
以及物左右所得既不滯在一隅想於日用
中不著起心管帶拈心忘懷也近年已來禪
道佛法衰弊之甚有般杜撰長老根本自無
所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無實頭伎倆收攝
學者教一切人如渠相似黑漆漆地緊閉卻

眠喚作默一向常照去冲被此輩教壞了也苦苦
苦哉遮箇話若不是左右悟得狗子無佛性
徑山亦無說處千萬捋下面皮痛與手段救
取遮箇人至懇至禱然有一事亦不可不知
此公清淨自居世味澹薄積有年矣定執此
爲奇特若欲救之當與之同事令其歡喜心
不生疑疾幾信得及肯轉頭來淨名所謂先
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是也黃面老子云觀
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次第
建立無邊行門令諸衆生斷一切疑此乃爲

宋孟顗子佼精勤謝靈運 靈運謂曰生天靈運前成仏靈運後云云 孟顗以此懷訴告殺靈運

紫岩答書

一篇大義 誰好云不當處與之也

物作則萬世楷模也況此公根性與左右逈
不同生天定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者也
此公決定不可以智慧攝當隨所好攝以日
月磨之恐自知非忽然肯捨亦不可定若肯
轉頭來却是箇有力量底漢左右亦須退步
讓渠出一頭始得比暐禪歸錄得渠答紫巖
老子一書山僧隨喜讀一徧讃歎歡喜累日
直是好一段文章又似一篇大義末後與之
下箇謹對不識左右以謂如何肯達磨謂二
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

心覺之道や了〻常知不思之悟

以入道二祖種種說心說性俱不契一日忽然省得達磨所示要門遂白達磨曰弟子此回始息諸緣也達磨知其已悟更不窮詰只曰莫成斷滅去否曰無達磨曰子作麼生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磨曰此乃從上諸佛諸祖所傳心體汝今既得更勿疑也袁沖云袁夢書思十年之間未能全克或端坐靜黙空其心使慮無所緣事無所託頗覺輕安讀至此不覺失笑何故既慮無所緣豈非達磨所謂內心無喘乎事無所託豈非達

磨所謂外息諸緣乎二祖初不識達磨所示
方便將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可以說心說
性說道說理引文字證據欲求印可所以達
磨一一列下無處用心方始退步思量心如
牆壁之語非達磨實法忽然於牆壁上頓息
諸緣即時見月亡指便道了了常知故言之
不可及此語亦是臨時被達磨拶出底消息
亦非二祖實法也杜撰長老輩旣自無所證
便逐旋捏合雖教他人歇渠自心火熠熠晝
夜不停如欠二稅百姓相似彥沖卻無許多

勞攘只是中得淺深只管外邊亂走說動說
靜說語說默說得說失便引閙湯內典硬差
排和會眞是爲作鬧事長無明殊不思量一
段生死公案未曾結絶臘月三十日作麽生
折合去不可眼光欲落未落時且向閻家老
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却去相見得麽當
此之時縱橫無礙之說亦使不着心如木石
亦使不着須是當人生死心破始得若得生
死心破更說甚麽澄神定慮更說甚麽縱橫
放蕩更說甚麽內典外典一了一切了一悟

涅槃經云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者然之蹤也

一切悟一證一切證如斬一結絲一斬一齊
斷證無邊法門亦然更無次第左右旣悟狗
子無佛性話還得如此也未若未得如此直
須到悟處田地始得若已到悟處田地當以
此法門興起大悲心於逆順境中和泥合水
不惜身命不怕口業拯拔一切以報佛恩方
是大丈夫所爲若不如是無有是處彦沖引
孔子稱易之爲道也屢遷和會佛書中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爲一貫又引寂然不動與土
木無殊此尤可笑也向渠道欲得不招無間

作惡致福謂常悔出作
善謂反 悔出為常道
悔出為吉道
元始亨通利和貞正也
言此非之應孚繞陽之推
自然能以陽氣始生萬
物而得亨通能使物性
和諧各得其利又能使
物性堅固貞正也
謂之四德達道之人專注志
於至靜至弱一元之氣

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故經云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謂此廣大寂滅妙
心不可以色見聲求應無所住謂此心無實
體也而生其心謂此心非離真而立處立處
即真也孔子稱易之爲道也屢遷非謂此也
屢者荐也遷者革也吉凶悔悋生乎動屢遷
之旨返常合道也如何與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合得成一塊彥沖非但不識佛意亦不識
孔子意在右於孔子之教出沒如遊園觀又
於吾教深入閫域山野如此杜撰是也無

令於自然大道專精
氣使不亂形体應物
而柔順也

不生不滅謂之常寂靜
知覺是樂自在無爲我
妙斷煩惱淨

最初無極裡
怖標大極形
天地從此立
萬物自此生

故圭峯云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常
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而致柔
修一心而成道此老如此和會始於儒釋二
教無偏枯無遺恨彥沖以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與易之屢遷大旨同貫未敢相許若依彥
沖差排則孔夫子與釋迦老子殺著買草鞵
始得何故一人屢遷一人無所住想讀至此
必絕倒也

答劉通判 彥沖

令兄寶學公初未嘗知此事常忘懷之事信手

元亨利貞乾之德也
常樂我淨
佛之德也
始於一氣
本乎一心
專一氣而致柔
修一心而成道

忘懷 沉思屈
管帶墮魔宮
不涉兩頭路
觀得是好程
努發撥得眼辨
剔破的得手親

摸著鼻孔雖未盡識得諸方邪正而基本堅
實邪毒不能侵忘懷管帶在其中矣若一向
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陰魔得其便未免把
虛空隔截作兩處處靜時受無量樂處鬧時
受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帶將
心忘懷十二時中放教蕩蕩地忽然舊習瞥
起亦不著用心按捺只就瞥起處看箇話頭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正恁麽時如紅爐上
一點雪相似眼辦手親者一逴逴得方知嬾
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

直說無繫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
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昔婆脩盤
頭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
歸二十祖闍夜多將欲度之問其徒曰此徧
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其徒曰我師
精進如此何故不可闍夜多曰汝師與道遠
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其徒不勝
其憤皆作色厲聲謂闍夜多曰尊者蘊何德行
而譏我師闍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
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

先以定動無明之後根
後以知拔邪見之稠林

一飡亦不離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
希名之曰道婆修聞已發無漏智所謂先以
定動後以智拔也杜撰長老輩教左右靜坐
等作佛豈非虛妄之本乎又言靜處無失鬧
處有失豈非壞世間相而求實相乎若如此
修行如何契得爛熟所謂今說無心處不與
有心殊請公於此諦當思量有婆修初亦將
謂長坐不卧可以成佛纔被闍夜多點破便
於言下知歸發無漏智真是良馬見鞭影而
行也衆坐狂亂是病佛以寂靜波羅蜜藥治

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時是了
生死到來靜鬧兩邊都用一點不得莫道鬧
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不如少與多得與失
靜與鬧縛作一束送放佗方世界卻好就日
用非多非少非靜非鬧非得非失處略提撕看是
箇甚麼無常迅速百歲光陰一彈指頃便過
也更有甚麼閑工夫理會得理會失理會靜
理會鬧理會多理會少理會忘懷理會管帶
石頭和尚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遮一
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忘懷也著管帶也

著狂亂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差排
想杜撰長老輩別有差排處也咄且置是事

又

左右做靜勝工夫積有年矣不識於閙眼應物
處得心地安閑否若未得安閑是靜勝工夫
未得力也若許久猶未得力當求箇徑截得
力處方始不孤負平昔許多工夫也平昔做
靜勝工夫只為要支遣箇閙底正閙時卻被
閙底聒擾自家方寸卻似平昔不曾做靜勝
工夫一般耳遮箇道理只為太近遠不出自

家眼睛裏開眼便剌著合眼處亦不欠少開
口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念
承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了也直是無你
用心處遮箇最是省力而今學此道者多是
要用力求求之轉失向之愈背那堪墮在得
失解路上謂鬧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左右
在靜勝處住了二十餘年試將些子得力底
來看則箇若將椿椿地底做靜中得力處何
故卻向鬧處失卻而今要得省力靜鬧一如
但只透取趙州無字忽然透得方知靜鬧兩

不相妨亦不著用力支撑亦不作無支撑解
矣

答秦國太夫人

謙禪歸領所賜教并親書數頌初亦甚疑之
及詢謙子細方知不自欺曠劫未明之事豁
尒現前不從人得始知法喜禪悅之樂非世
間之樂可比山野爲國太歡喜累日寢食俱
忘兒子作宰相身作國夫人未足爲貴糞埽
堆頭收得無價之寶百劫千生受用不盡方
始爲眞貴耳然切不得執著此貴若執著則

上人者
外有勝行內有福德者
人上曰上人也
佚了中者
奉持佚法也

隨在尊貴中不復興悲起智憐愍有情耳記
取記取

答張丞相　德遠

恭惟燕居阿練若與彼上人同會一處娛戲
毗盧藏海隨宜作佛事少病少惱鈞候動止
萬福從上諸聖莫不皆然所謂於念念中入
一切法滅盡三昧不退菩薩道不捨菩薩事
不捨大慈悲心修習波羅蜜未嘗休息觀察
一切佛國土無有厭倦不捨度衆生願不斷
轉法輪事不廢教化衆生業乃至所有勝願

皆得圓滿了知一切國土差別入佛種性到
於彼岸此大丈夫四威儀中受用家事耳大
居士於此力行無倦而妙喜於此亦作普州
人又不識還許外人插手否聞到長沙即杜
口咄耶深入不二此亦非分外法如是故顧
居士如是受用則諸魔外道定來作護法善
神也其餘種種差別異旨皆有心現量境界
亦非佗物也不識居士以爲如何

答張提刑　暘叔

老居士所作所爲冥與道合但未能得因地

一下耳若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囫地
一下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
況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目擊觀其行
事小大折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處
到遮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
法塵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
光返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麽處得來所作所
爲時有何形段所作既辦隨我心意無不周
旋無有少剩正當恁麽時承誰恩力如此做
工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衆生

顛倒迷己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逼
日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時心識已
紛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
下牀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
及待發時已落在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
自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
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刹那展轉壞躁動
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猒足如風火無
始虛僞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於此識得破
便喚作無人無我智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

在當人單惺單覺未下疑時方寸中並不從
外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
不得與之用力爭爭著則費力矣祖不云乎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
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
作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
是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
是當人致君於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
疲氓於凋瘵之際之處便是當人覆蔭子孫
之處到遮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

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此等事尚屬外矣況更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未徹證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箇中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頭了多忽之不肯將爲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

自見得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自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近道現定所作所爲不著更易以他人較之萬分中已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便了士大夫學道多不著實理會除却口議心思便茫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

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量得到口
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以
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
以故心智路絶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
道必矣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絶矣若得
心智路絶說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卽
此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脫境界只此境界
亦不可思議境界旣不可思議一切譬喻亦
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遮不可思
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遮無著處

底亦不可思議如是展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喻
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
之法也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
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
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則被
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煩惱滅卻
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
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狗子無佛性一口
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
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回向如實而見如

寶而行如寶而用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
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
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游
行不求伴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
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
中隨緣放曠任性逍遙到得這箇田地方可
說無天堂無地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
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此老
若不到這箇田地如何說得出來此語錯會
者甚多苟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道一

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
以爲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
招殃禍者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
著有便著無若不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之間
愽量卜度縱識得此病定在非有非無處著
到故先聖苦口叮嚀令離四句絕百非直下
一刀兩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聖頂𩕳四
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是也若透
得此四句了見說一切諸法實有我亦隨順
與之說有耶不被此實有所礙見說一切諸

心外求道曰外道也
六根不明曰六師
淨名因須菩提乞食謂
須菩提曰外道六師是汝
之師因其出家彼師
所墮汝亦隨墮乃取
食云云

法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無且非世間虛豁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亦有亦無非戲論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無且非相違淨名云外道六師所墮汝亦隨墮是也士大夫學道多不肯虛卻心聽善知識指示善知識纔開口渠已在言前一時領會了也及至敎渠吐露盡一時錯會正好在言前領略底又卻滯在言語上更有一種一向作聰明說道理世間種種事藝我無不會者只有禪

一般我未會在當官處呼幾枚杜撰長老來
與一頓飯喫卻了都來恣意亂說便將心意
識記取遮杜撰說底卻去勘人一句來一句
去謂之厮禪末後我多一句你無語時便是
我得便宜了也及至撞著箇眞實明眼漢又
卻不識縱然識得又無決定信不肯四楞塌
地放下就師家理會依舊要求印可及至師
家於逆順境中示以本分鉗鎚又卻怕懼不
敢親近此等名爲可憐愍者老居士如年登
高第起家所在之處隨時作利益事文章事

業皆過人而未嘗自矜一心一意只要退步著實理會此段大事因緣見其至誠不覺切怛如許非獨要居士識得遮般病痛亦作勸發初心菩薩入道之資粮也

答汪內翰 彥章

承杜門壁觀此息心良藥也若更鑽故紙定引起藏識中無始時來生死根苗作善根難作障道難無疑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思量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

矣釋迦老子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
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
但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請只把閑思量底心回在無字上試思量看
忽然向思量不及處得這一念破便是了達三世處
也了達時安排不得計較不得引證不得何以故了
達處不容安排不容計較不容引證縱然引
證得計較得安排得與了達底了没交涉但
放教蕩蕩地善惡都莫思量亦莫著意亦莫
忘懷著意則流蕩忘懷則昏沉不著意不忘

懷善不是善惡不是惡若如此了達生死魔
何處摸㨩一箇汪彥章聲名滿天下平生安
排得計較得引證得底是文章是名譽是官
職晩年收因結果處那箇是實做了無限之
乎者也那一句得力名譽旣彰與匿德藏光
者相去幾何官職已做到大兩制與作秀才
時相去多少而今已近七十歲儘公伎倆待
要如何臘月三十日作麽生折合去無常殺
鬼念念不停雪峯眞覺云光陰倏忽暫須臾
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早

是四句餘佗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旋旋除
為穀滿城朱紫道閻王不怕佩金魚古人苦
口叮嚀為甚麼事世間愚庸之人飢寒所迫
日用無佗念只得身上稍煖肚裏不飢便了
只是遮兩事生死魔卻不能為惱以受富貴
者較之輕重大不等受富貴底身上既常煖
肚裏又常飽既不被遮兩事所迫又卻多一
件不可說底無狀以故常在生死魔網中無
由出離除宿有靈骨方見得徹識得破先
聖云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唯恐覺

麻谷兩主

遲佛者覺也爲其常覺故謂之大覺亦謂之覺王然皆從凡夫中做得出來彼既丈夫我寧不尒百年光景能得幾時念念如救頭然做好事尚恐做不辦況念念在塵勞中而不覺也可畏可畏近收呂居仁四月初書報曾叔夏劉彥禮死居仁云交游中時復抽了一兩人直是可畏渠邇來爲此事甚切亦以驀地回頭稍遲爲恨比已作書答之云只以末後知非底一念爲正不問遲速也知非底一念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破魔網底利器也

生死底路頭也願公亦只如此做工夫做得
工夫漸熟則日用二六時中便覺省力矣覺
得省力時不要放緩只就省力處崖將去崖
來崖去和遮省力處亦不知有時不爭多也
但只看箇無字莫管得不得至禱至禱

又

伏承杜門息交世事一切闊略唯朝夕以某
向所舉話頭提撕甚善甚善既辦此心當以
悟爲則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
處正是含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正提撕

將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爲居士說破只是箇汪彥章更無兩箇只有一箇汪彥章更那裏得箇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眞箇汪彥章根性不必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仰山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山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

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
不安禪靜處到遮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
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山曰別有
別無令汝心不安我今問汝汝是甚處人曰
幽州人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
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
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遮裏一切不見有山曰
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妙喜已
是老婆心切須著更下箇注脚人位即是汪
彥章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是

於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底還是汪彥章否到這裏間不容髮若佇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請快著精彩不可忽不可忽記得前書中曾寫去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理會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不識曾如此覷捕否遮箇便是第一省力做工夫處也至禱至禱

又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

劫濁 見濁煩惱—
衆生—命—

劫想愛習氣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無有是
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眞實請行住坐
臥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銷磨矣然正煩
惱時子細攝摩窮詰從甚麽處起若窮起處
不得現今煩惱底卻從甚麽處得來正煩惱
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
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
思量去拚撒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時
自然如氷歸水還我箇本來無煩惱無思量
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

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而
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
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
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
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當煩惱時
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
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真語實語
不誑不妄等語恁麽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
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
爲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決定

義無智人前莫說

答夏運使

示諭道契則霄壤共處趣異則覿面楚越誠哉是言即此乃不傳之妙左右發意欲作妙喜書未操觚拂紙已兩手分付了也又何待堅忍究竟以俟佗日耶此箇道理唯證者方默默相契難與俗子言延平乃閩嶺佳處左右能自調伏不爲逆順関捩子所轉便是大解脫人此人能轉一切關捩子日用活鱍鱍地拘牽惹絆佗不得若直下便恁麼承當

自然無一毫毛於我作障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又嬾融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非特嬾融如是妙喜與左右亦在其中其中事難拈出似人前所謂默默相契是也

答呂舍人 居仁

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厮崖

若棄了話頭、卻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
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
邪魔眷屬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
思量卜度但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
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又方寸若鬧
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佛語祖語諸方老宿
語千差萬別若透得箇無字一時透過不著
問人若一向問人佛語又如何祖語又如何
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有悟時也

答呂郎中　隆札

令兄居仁兩得書爲此事甚忙然亦當著忙
年已六十從官又做了更待如何若不早著
忙臘月三十日如何打疊得辦聞左右逐來
亦忙只遮著忙底便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也
如何是佛乾屎橛遮裏不透與臘月三十日
何異措大家一生鑽故紙是事要知博覽群
書高談闊論孔子又如何孟子又如何莊子
又如何周易又如何古今治亂又如何被遮
些言語使得來七顛八倒諸子百家纔聞人
擧著一字便成卷念將去以一事不知爲耻

於己利則蝎成於己
有害則不成非君子之
道也

及乎問著佗自家屋裏事並無一人知者可
謂終日數佗寶自無半錢分空來世上打一
遭脫卻遮慤漏子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
不知隨其業力流入諸趣並不知若是別人
家裏事細大無有不知者士大夫讀得書多
底無明多讀得書少底無明少做得官小底
人我小做得官大底人我大自道我聰明靈
利及乎臨秋毫利害聰明也不見靈利也不
見平生所讀底書一字也使不著蓋從上大
人丘乙巳時便錯了也只欲取富貴耳取得

敬誨

富貴底又能有幾人背回頭轉腦向自己脚
跟下推窮我遮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即今受
富貴底異日卻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
知去處便覺心頭迷悶正迷悶時亦非他物
只就遮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
云乾屎橛但舉此話忽然伎倆盡時便悟也
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愽量注解縱然注解
得分明說得有下落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
破生死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矣生死
心絕則佛見法見亡矣佛見法見尚亡況復

諸識共告衆生

更起衆生煩惱見耶但將迷悶底心移來乾
屎橛上一抵抵住怖生死底心迷悶底心思
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行也覺得
不行時莫怕落空忽然向這裏絕消息不
勝慶快平生得消息絕了起佛見法見衆生
見思量分別作聰明說道理都不相妨日用
四威儀中但常放教蕩蕩地靜處鬧處常以
乾屎橛提撕日往月來水牯牛自純熟矣第
一不得向外面別起疑也乾屎橛上疑破則
恒河沙數疑一時破矣前此亦嘗如此寫與

居仁比趙景明來得書書中再來問云不知
離此別有下工夫處也無又如舉手動足著
衣喫飯當如何體究爲復只看話頭爲復別
有體究又平生一大疑事至今未了只如死
後斷滅不斷滅如何決定見得又不要引經
論所說不要指古人公案只據目前直截分
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實處觀渠如此說
話返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却無如許多糞
壤死也死得瞥脫分明向佗道千疑萬疑只
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

頭不破則且就話頭上與之廝崖若棄了話頭卻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只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寫得如此分曉了又卻更來忉忉怛怛地問不知許多聰明知見向甚處去也不信道平生讀底書到遮裏一字也使不著而今不得已更為伱放些惡氣息若只恁麼休去卻是妙喜被渠問了更答不

得也此書纔到便送與渠一看居仁自言行
年六十歲此事未了問渠未了底爲復是舉
手動足著衣喫飯底未了若是舉手動足著衣喫
飯底只要如何了作殊不知只遮欲了知決
定見得死後斷滅不斷滅底便是閻家老子
面前喫鐵棒底此疑不破流浪生死未有了
期向渠道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若破死
後斷滅不斷滅之疑當下氷銷瓦解矣更教
直截分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如此見識
與外道何異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要作何

帝釋為雪山之言也捨身
聞偈

用渠既許多遠地放遮般惡氣息來熏人妙
喜不可只恁麽休去亦放此惡氣息卻去熏
他則箇渠教不要引經教及古人公案只據
目前直截分明指示斷滅不斷滅實處昔志
道禪師問六祖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近十
餘載未明大意願師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
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麽生疑對曰一切衆
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
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

滅已寂滅爲樂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
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
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
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
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
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
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
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
樂之有可與居一狀領過祖師到遮裏不能臨濟德
山用事遂放些氣息還佗云汝是釋子何習

妄若本無得而不覺
眞樂本有失而不知

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到此請着眼睛）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

過去
未來
現在

色受想行識各四式 分六十斷常二見成

圓覺疏云
上句我体即所执也
下句我見即能执也

有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
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此乃謗佛毀法
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
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
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
立虛假名何爲眞實義唯有
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
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像
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
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

分段者大惠云也
六祖云三世之也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强言說令汝捨邪見居仁不肯捨也不消得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只是遮少分志道聞偈忽然大悟不葛少藤只遮一絡索便是直截分明指示居仁底指頭子也居仁見此若道猶是經論所說尚指古人公案若尚作如此見入地獄如箭射

答呂舍人 居仁

承日用不輟做工夫工夫熟則撞發關捩子

矣所謂工夫者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乾
屎橛上令情識不行如土木偶人相似覺得
昏怛沒巴鼻可把捉時便是好消息也莫怕
落空亦莫思前筭後幾時得悟若存此心便
落邪道佛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解
著卽禍生知得思量分別不能解者是誰只
是箇呂居仁更不得回頭轉腦也前此答隆
禮書說盡禪病矣諸佛諸祖並無一法與人
只要當人自信自肯自見自悟耳若只取佗
人口頭說底恐誤人此事決定離言說相離

多經海岳相遷幾見風雲變態也

心緣相離文字相能知離諸相者亦只是呂居仁疑佗死後斷滅不斷滅亦只是呂居仁求直截指示者亦只是呂居仁日用二六時中或瞋或喜或思量或分別或昏沉或掉舉皆只是呂居仁只遮呂居仁能作種種奇特變化能與諸佛諸祖同游寂滅大解脫光明海中成就世間出世間事只是呂居仁信不及耳若信得及請依此注脚入是三昧忽然從三昧起失卻孃生鼻孔便是徹頭也

又

令弟子育經由出所賜敎讀之甚慰可知無
常迅速百歲光陰如電閃便是收因結果底
時節到來也乾爆爆如何覺得沒巴鼻無滋
味肚裏悶時便是好底消息也第一不得向
擧起處承當又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可擧
時便有不擧時便無也但將思量世間塵勞
底心回在乾爆爆上思量卒思量不著無處奈
何伎倆忽然盡便自悟也不得將心等悟若
將心等悟永劫不能得悟也前此答隆禮書
說盡措大家病痛矣只置在座右若依此

做工夫雖未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爲邪魔
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
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業牽將
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耶逐日
千萬不要思量別事但只思量乾屎橛莫問
幾時悟至禱至禱悟時亦無時節亦不驚羣
動衆即時怡怡地自然不疑佛不疑祖不疑
生不疑死得到不疑之地便是佛地也佛地
上本無疑無悟無迷無生無死無有無無無
涅槃無般若無佛無衆生亦無恁麼說者此

夙因始覺蒲湘遠
石口灘頭莫惡天
一住十年秦楚隔
木弓重續旧因緣
大惠會中惡非將軍
惠參禮於因緣宋王前
告客言於大惠還至本處也
張九成登經山通大惠
於座有神臂弓之語
秦檜秉權謂讒訕
朝廷竄衡州也

語亦不受亦無不受者亦無知不受者亦無恁麽說不受者居仁如是信得及佛亦只如是祖亦只如是悟亦只如是迷亦只如是疑亦只如是生亦只如是死亦只如是日用塵勞中亦只如是死後斷滅不斷滅亦只如是在朝廷作從官亦只如是宮觀在靜處亦只如是住徑山一千七百衆圍遶亦只如是編管在衡州亦只如是居仁還信得及麽信得及亦只如是信不及亦只如是畢竟如何如是如是如是亦只如是

如是云空也

父母孝
君王忠
下民恕
朋友信
師訓教
一以貫之

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夫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謂忠推己之謂恕也
世間即佛法是也

答汪狀元 聖錫

左右妙年自立便在一切人頂顙上不爲富貴所籠羅非百劫千生願力所持焉能致是又能切切於此一大事念念不退轉有決定信具決定志此豈淺丈夫所能老瞿曇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請著鞭不可忽茲間事只遮是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遮裏豈容眨眼不可更引吾道一以貫之去也須自信自悟說得底終是無憑據自見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說

不得形容不出卻不妨只怕說得似形容得
似卻不見卻不悟者老瞿曇指爲增上慢人
亦謂之謗般若人亦謂之大妄語人亦謂之
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若透得狗
子無佛性話遮般說話卻成妄語矣而今不
可便作妄語會呂居仁比連收兩書書中皆
云夏中答隆禮書常置座右以得爲期又聞
嘗錄呈左右近世貴公子似渠者如優曇鉢
花時一現耳頃在山頭每與公說遮般話見
公眼目定動領覽得九分九釐只欠囫地一

一切善法皆成一味

無垢張九成也字子韶學於
卿道先生之門人號龜山楊枚

下尒若得迿地一下了儒即釋釋即儒僧即
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我即你你即我天
即地地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攪成
一味餅盤釵釧鎔成一金在我不在人得到
遮箇田地由我指揮所謂我為法王於法自
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不是強為法如是故
也此箇境界除無垢老子他人如何信得及
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左右已信得及已覷
得見已能分別是邪是正但未得入手耳得
入手時不分老少不在智愚如將梵位直授

而非

本源真透脫

凡庸更無階級次第永嘉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是也但相聽決不相誤

又

其萬緣休罷日用只如此無煩軫念左右分上欠少箇甚麼在世界上可謂千足萬足苟能於此箇門中翻身一擲何止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而已哉昔楊文公大年三十歲見廣慧璉公除去礙膺之物自是已後在朝廷居田里始終一節不爲功名所移不爲富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道之所在法

盡己之謂忠也
推己及物之恕
上事之謂忠也
萬物教化之謂恕
楊子者不知疑也

如是故也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
得十二時此老此說非是強爲亦法如是故
也大率爲學爲道一也而今學者往往以仁
義禮智信爲學以格物忠恕一以貫之之類
爲道只管如博謎子相似又如衆盲摸象各
說異端釋不云乎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
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臨生死禍福之際
都不得力蓋由此也楊子云學者所以修性
性即道也黃面老子云性成無上道圭峯云
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

仁心之德愛之理也
義心之制事之宜
禮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宜則也
智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
信以實之謂信真實實之謂信

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
轉業所謂義者是義理之義非仁義之義而
今看來遮老子亦未免析虛空爲兩處仁乃
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性之
智信乃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作無義事
即背此性作有義事即順此性然順背在人
不在性也仁義禮智信在性不在人也人有
賢愚性即無也若仁義禮智信在賢而不在
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兩擇
地而下矣所以云仁義禮智信在性而不在

封者比依之也
包木比衆生也

人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楊子所謂
修性性亦不可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峯所
謂惺悟狂亂是也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
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義禮智信之性起
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矣肇法師
云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所以云爲
學爲道一也大率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
如春行花木具此性者時節因緣到来各各
不相知隨其根性大小方圓長短或青或黃
或紅或緑或臭或香同時發作非春能大能

本具固成也

昔稔禪師在趙州隣旺
御攻之有計戰攻疑曰
趙有成內三尺雖聖人
氣未單不勝日道在一旺則
旺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

小能方能圓能長能短能青能黃能紅能綠能臭能香此皆本有之性遇緣而發耳百丈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又讓師謂馬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所以云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只令學者見性成道而已無垢老子云道在一芥則一芥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是也左右嘗升無垢之堂而未入其室見其表而未見其裏百歲光陰只在一刹那間刹那間悟去如

上所說者皆非實義然既悟了以爲實亦在我以爲非實亦在我如水上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觸著便動捺著便轉轆轆地非是強爲亦法如是故也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左右如人捕賊已知窩盤處但未捉著耳請快著精彩不得有少間斷時時向行住坐臥處看讀書史處修仁義禮智信處侍奉尊長處提誨學者處喫粥喫飯處處與之厮崖忽然打失布袋夫復何言

答宗直閣

示諭應緣日涉差別境界未嘗不在佛法中又於日用動容之間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若作如是工夫恐本來得悟入請於脚跟下照顧差別境界從甚麽處起動容周旋之間如何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能知破除情塵者又是阿誰佛不云乎衆生顚倒迷己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己者自逐之耳境界本無差別迷己者自差別耳既日涉差別境界又在佛法中既在佛法中則非差別境界既在差別境界中則非佛法矣拈一放一

眼色見耳聞聲

有甚了期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
立地便成佛豈有許多忉忉怛怛來日用應
緣處纔覺涉差別境界時但只就差別處擧
狗子無佛性話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
想不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狗
子無佛性話但只擧箇無字亦不用存心等
悟若存心等悟則境界也差別佛法也差別
情塵也差別狗子無佛性話也差別間斷處
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遭情塵惑亂身心
不安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

若要除此病但只看箇無字但只看廣額屠
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是實是虛若
作虛實商量又打入差別境界上去也不如
一刀兩段不得念後思前念後思前則又差
別矣玄沙云此事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
莊嚴本來眞靜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
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
處染着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
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隨有
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遏捺如此見

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溟溟
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左右来
書云云盡是玄沙所訶底病黙照邪師埋人
底坑子不可不知也舉話時都不用作許多
伎倆但行住坐卧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
莫生分别舉來舉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
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
記取記取莫見如此境界便退心如此境界
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而今黙照邪師輩
只以無言無說爲極則喚作威音那畔事亦

喚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門以悟爲詐以
悟爲第二頭以悟爲方便語以悟爲接引之
詞如此之徒護人自護誑人自誑亦不可不
知日用四威儀中涉差別境界覺得省力時
便是得力處也得力處極省力非用一毫毛
氣力支撑定是邪法非佛法也但辦取長遠
心與狗子無佛性話厮崖崖來崖去心無所
之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花開如披雲見日到
恁麼時自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顚八倒處
只看箇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

居塵而離塵
在欲而無欲

只是箇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箇無事人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又古德云愚人除境不亡心智者亡心不除境於一切處無心則種種差別境界自無矣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便要會禪於經教上及祖師言句中博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分曉處卻是不分曉底事若透得箇無字分曉不分曉不著問人矣老漢教士大夫放教鈍便是遮箇道理也作鈍牓狀元亦不惡只怕拕白耳一笑

霜天知動草火裡見精金

答李參政

示諭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既非虛語必有分付處必有自肯處讀至此嗟歎久之士大夫平昔所學臨死生禍福之際手足俱露者十常八九考其行事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富貴貧賤不能汩其心以是較之智不如愚貴不如賤者多矣何以故生死禍福現前那時不容僞故也大參相公平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

作佗物想矣其餘七顛八倒或逆或順或正
或邪亦非佗物願公常作此觀妙喜亦在其
中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當來世香火
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豈小補哉更
須下箇注脚即今遮一絡索切忌作寓言指
物會一笑

答曾宗丞 天隱

左右天資近道身心清淨無佗緣作障只遮
一段誰人能及又能行住坐臥以老僧所示
省要處時時提撕休說一念相應千了百當

便是此生打未徹只恁麼崖到臘月三十日
閻家老子也須倒退三千里始得何以故爲
念念在般若中無異念無間斷故只如道家
流以妄心存想日久月深尚能成功不爲地
水火風所使況全念住在般若中臘月三十
日豈不能轉業耶而今人多是將有所得心
學道此是無妄想中眞妄想也但放教自在
然不得太緊不得太緩只恁麼做工夫省無
限心力左右生處已熟熟處已生十二時中
自然不著枯心忘懷將心管帶矣雖未透脫

諸魔外道已不能伺其便亦自能與諸魔外
道共一手同一眼成就彼事而不墮其數矣
除公一人可以語此餘人非但不能如公行
履亦未必信得及也但於話頭上看看來看
去覺得沒巴鼻沒滋味心頭悶時正好著力
切忌隨他去只這悶處便是成佛作祖坐斷
天下人舌頭處也不可忽不可忽

答王教授

不識左右别後日用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
理性上得滋味經教中得滋味祖師言句上

未了超云趂色逐云逐色也

得滋味眼見耳聞處得滋味擧足動步處得
滋味思意想處得滋味都不濟事若要直
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莫管他却云
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著意看若著意不得
撈摸不得轉覺得沒欛柄可把捉理路義路
心意識都不行如土木瓦石相似時莫怕落
空此是當人放身命處不可忽不可忽聰明
靈利人多被聰明所障雖故道眼不開觸塗
成滯衆生無始時來爲心意識所使流浪生
死不得自在果欲出生死作快活漢須是一

壯主沉空趣之寂之や

刃兩段絶卻心意識路頭方有少分相應故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豈欺人哉項蒙惠教其中種種趣向皆某平昔所訶底病知是般事颺在腦後且向沒巴鼻處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做工夫看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尋常聰明人纔聞擧起便以心意識領會博量引證要說得有分付處殊不知不容引證不容博量不容以心意識領會縱引證得博量得領會得盡是髑髏前情識邊事生死岸頭定不得

大惠少時以普融爲師普融死出舍利無數門人欲立塔大惠以舍利示圓悟師師令大惠安置之房中悟師振鈴三下舍利即成血流滿之房中惠即泣禮謝以圓悟師爲本師也

大惠此點大悟也

熏風自南來 一爲居所物

殿閣生微涼 數樂永相忘

力而今普天之下喚作禪師長老者會得分
曉底不出左右書中舊來底消息耳其餘種
種邪解不在言也密首座其與涓同在平普
融會中相聚盡得普融要領涓自以爲安樂
然所造者亦不出左右書中消息今始知非
別得箇安樂處方知某無秋毫相欺今特令
去相見無事時試令渠吐露看還契得左右
意否八十翁翁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戱若
生死到來不得力縱說得分曉和會得有下
落引證得無差別盡是鬼家活計都不干我

密首坐는거사대혜
만나見性後可知也

一星事禪門種種差別異解唯識法者懼大法不明者往往多以病爲藥不可不知

答劉侍郎 季高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之曰用當如是觀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銷殞矣塵勞之心既銷殞則來日依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箇時節乃是黃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輪度衆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臘月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遮裏只如是觀以

佚三能
如真一切相 成就万法相
能度万相
桃花三月滿 一般根得地
黄菊九秋開 各自待時來
三不能云
能滅空業
不能度無緣
不能盡衆生界

此觀者名爲正觀異此觀者名爲邪觀邪正
未分未免隨他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
一時放下著放到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
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別人

又

吾佛大聖人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
即滅定業況博地凡夫耶居士既是箇中人
想亦常入是三昧昔有僧問一老宿世界恁
麽熱未審向甚麽處回避老宿曰向鑊湯鑪
炭裏回避曰只如鑊湯鑪炭裏作麽生回避

昔有書溪山了悟大師處有
老僧侍立師曰世界佳麻熱
向什麼處回避僧曰向鑊湯
裏迴避師曰只如此方便
麻生迴避僧曰衆苦不到

明處亦本分自在之見此
心拳衆苦不能到之香收
棟自在也

曰衆苦不能到頤居士日用四威儀中只如此做工夫老宿之言不可忽此是妙喜得效底藥方非與居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肯容易傳授只用一念相應草湯下更不用別湯使若用別湯使令人發狂不可不知也一念相應草不用他求亦只在居士四威儀中明處明如日黑處黑如漆若信手拈來以本地風光一照無有錯者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故佛祖常以此藥向鑊湯鑪炭裏醫苦惱衆生生死大病號大醫王不識居士還信得

鄭中老

及否若言我自有父子不傳之祕方不用向
鑊湯鑪炭裏回避底妙術待望居士布施也

答李郎中 似表

士大夫學此道不患不聰明患太聰明耳不
患無知見患知見太多耳故常行識前一步
昧却脚跟下快活自在底消息邪見之上者
和會見聞覺知爲自己以現量境界爲心地
法門下者弄業識認門頭戶口簸兩片皮談
玄說妙甚者至於發狂不勒字數胡言漢語
指東畫西下下者以默照無言空空寂寂在

主答客酬 客報主酬

枯木示衆來根本無二也何有
五宗之意也異

鬼窟裏著到求究竟安樂其餘種種邪解不
在言而可知也沖密等歸頌所賜教讀之喜
慰不可言更不復叙世諦相酬酢只以左右
向道勇猛之志便入葛藤禪無德山臨濟之
殊法眼曹洞之異但學者無廣大決定志而
師家亦無廣大融通法門故所入差別究竟
歸宿處亦無如許差別也示諭欲妙喜因書
指示經要處只遮求指示經要底一念早是
刺頭入膠盆了也不可更向雪上加霜雖然
有問不可無答請左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

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歡喜處一
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
似有性識而未行卻向未起求徑要底一念
子前頭看看來看去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
不寧怗時不得放緩遮裏是坐斷千聖頂𩕳
處往往學道人多向遮裏打退了左右若信
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示一念前看看來
看去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此是妙喜平昔
做底得力工夫知公有決定志故拕泥帶水
納遮一場敗闕此外別無可指示若有可指

示則不徑要矣

答李寶文 茂嘉

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黽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某頃在雙徑答富季申所問正與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却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為昏鈍魔所攝矣蓋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非外來亦非別事只是箇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和

尚居常在丈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
諾惺惺著又自應云諾他時後日莫受人謾
又自應云諾諾古來有恁麼勝樣設向遮
裏提撕看是箇甚麽只遮提撕底亦不是別
人只是遮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不
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命元辰也此是妙喜
應病與藥不得已聊爲居士指箇歸家穩坐
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眞箇喚作本命
元辰則是認識神爲自己轉沒交涉矣故長
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

商高宗時夢得良弼曰
說以爲昏靡寧爲傳岩
求得之以爲相身致太平
又
佚夢金鼓明日梵王帝釋請
轉法輪也夢覺一也
又孔子發起也秋道
遊於门外歌曰
泰山其堆乎
棟梁其摧乎
哲人其萎乎
夢奠兩楹
吾將謝矣

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前所
云借昏鈍而入是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昏
鈍底畢竟是箇甚麽只向遮裏看不用求超
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無可言者

答向侍郎 伯恭

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一段因緣黃面老
子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謂至人無夢
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
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奠兩楹亦
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

至德之人 神人聖人

世尊言文殊

張一百六

論云正定聚者十住初發心住住如來種中正目相應故也

事教中自有明丈唯夢乃全妄想也而衆生顚倒以目用目前境界爲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爲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顚倒中又顚倒故佛大慈悲老婆心切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衆生住邪定者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顚倒衆生以目前實有底境界爲安立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

捨至人無夢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
某三十六歲時所疑讀之不覺抓著痒處亦
嘗以此問圜悟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
想休妄想某復曰如某未睡著時佛所讚者
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從前依師及
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都得受用及
乎上牀半惺半覺時已作主宰不得夢見得
金寶則夢中歡喜無限夢見被人以刀杖相
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怕怖惶恐自念此身
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況地水火風

有僧問雲門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門答云東山水上行
圓悟云有僧問熏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之也

分散衆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變裏方始著忙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聞亦未之信每日我自顧寤與寐分明作兩段如何敢開大口說禪除非佛說寤寐恒一是妄語則我此病不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是我自未了後因聞先師舉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忽然去却礙膺之物方知黃面老子所說是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妄語不欺人真大慈悲粉身沒命不可報礙膺之物既除方知夢時便

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佛言寤寐恒一
方始自知遮般道理拈出呈似人不得說與
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捨不得承問妙
喜於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不覺依
實供通子細讀來教字字至誠不是問禪亦
非見詰故不免以昔時所疑處吐露願居士
試將老龐語謾提撕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
諸所無先以目前日用境界作夢會了然後
卻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得說
孔子奠兩楹決不是夢矣

答陳教授

此道寂寥無出今日邪師說法如惡叉聚各
各自謂得無上道咸唱邪說幻惑凡愚故某
每每切齒於此不惜身命欲扶持之使光明
種子知有吾家本分事不墮邪見網中萬一
得衆生界中佛種不斷亦不虛受黃面老子
覆蔭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
恩然亦是不知時不量力之一事也左右旣
是箇中人不得不說箇中事因筆不覺及此
耳

悲智雙運廣大無爲故
曰深心也

上菩提此是世界上第一等難容靈利漢五
濁界中有甚麼奇特事過如此段因緣趂色
力強健早回頭以臨老回頭其力量勝百千
萬億倍老漢私爲左右喜前此寫去法語曾
時時覷看否第一記取不得起心動念肚裏
熱忙急要悟纔作此念則被此念塞斷路頭
永不能得悟矣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此乃祖師吐心吐膽爲
人處也但日用費力處莫要做此箇門中不
容費力老漢常爲人說此話得力處乃是省

惡知惡覺皆無之人

力處省力處乃是得力處若起一念希望心
求悟入處大似人在自家堂屋裏坐卻問他
人覓住處無異但把生死兩字帖在鼻尖兒
上不要忘了時時提撕話頭提來提去生處
自熟熟處自生矣此語已寫在空相道人書
中請同此書互換一看便了得也

答嚴教授 子卿

眞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
直饒千聖出頭來現無量殊勝境界見之亦
如不見況於此作奇特殊勝道理耶昔藥山

石頭也之頌

從來共住不知名
任運相將只麽行
自古上賢猶不識
造次凡流豈可明

謂不參知識也
只聞正法便引光影故
不与言也認着光影

坐禪次石頭問子在遮裏作甚麽藥山云一物不爲石頭云恁麽則閑坐也藥山云閑坐則爲也石頭然之看佗古人一箇閑坐也奈何佗不得今時學道之士多在閑坐處打住近日叢林無鼻孔輩謂之黙照者是也又有一種脚跟元不曾點地認得箇門頭戶口光影一向狂發與說平常話不得盡作禪會了似遮般底喚業識作本命元辰更是不可與語本分事也不見雲門大師有言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

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爲極致而雲門返以爲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麼生到遮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所以云眞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是也如人喫飯飽時不可更問人我飽未飽昔黃蘗問百

光影第八識也

丈從上古人以何法示人百丈只據坐黃蘗
云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百丈拂衣便起云我
將謂汝是箇人遮箇便是爲人底樣子也但
向自信處看還得自信底消息絶也未若自
信底消息絶則自然不取他人口頭辦矣臨
濟云汝若歇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不
別不是欺人第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滿足
故謂之煩惱直是無你安排處著一星兒外
料不得數年前有箇許居士認得箇門頭户
口將書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一

物作對待方知三界萬法一切元無直是安
樂快活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戀淨潔處
淨處使人困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
之任器隨方圓短長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
量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
事大乖張爲報許居士家親作禍殃豁開千
聖眼不須頻禱禳偶爾起稍涼驀然記得子
御道友初得箇入頭時尚疑恐是光影遂將
從來所疑公案拕照方見趙州老漢敗闕處
不覺信筆寫葛藤如許

如前以遊前指對子語究之術雖群象悟頌
盡天月指一群娃
撞破乾坤共一家
正恁麼時誰會得
嶺頭腳痛有玄沙
第一句之外不容之別理也

答張侍郎 子韶

左右以自所得瞥脫處爲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爲人底便欲掃除使滅蹤跡見其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亦見道如此說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道理真可惜耳故其盡力主張若法性不寬波瀾不闊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斷則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揠之芒芒然歸告其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也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已槁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為人蓋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若一向擧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倩人看院始得旣落在遮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着子是遮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揠苗矣其豈不曉瞥脫一椎便七穿八穴是性燥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潙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

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
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書來云
決定可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除諸家
門戶只收似公見解者方是若尓則公自集
一書化大根器者有何不可不必須教妙喜
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拖泥帶水老婆
禪便絕後則如巖頭睦州烏臼汾陽無業鎮
州普化定上座雲峯悅洪昌遇諸大老合兒
孫滿地今亦寂然無王化者諸公豈是拖泥
帶水說老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無垢破

除初不相妨也

答徐顯謨 稚山

左右頻頻寄聲妙喜想只是要調伏水牯牛捉殺遮猢猻子耳此事不在久歷叢林飽參知識只貴於一言一句下直截承當不打之繞尓據實而論間不容髮不得已說箇直截已是紆曲了也說箇承當已是蹉過了也況復牽枝引蔓舉經舉教說理說事欲究竟耶古德云但有纖毫即是塵水牯牛未調伏猢猻子未死縱說得恒沙道理並不干我一星兒

事然說得說不得亦非外邊事不見江西老宿有言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決欲直截擔荷見佛見祖如生冤家方有少分相應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不著起心求悟水牯牛自調伏猢猻子自死矣記取記取但向平昔心意識湊泊不得處取不得處捨不得處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看時不用將平昔聰明靈利思量卜度擬心思量十萬八千未是遠莫是不思量不計較不擬心便是麼咄更是箇甚麼且置是

答楊教授 彦侯

左右強項中御有不可思議底柔和致一言之下千了百當此事殊勝若不闢於強項中打發得幾人佛法豈到今日非有般若根性則不能如是盛事盛事示諭欲來年春夏間棹無底船吹無孔笛施無盡供說無生話要了無窮無始不有不無巴鼻但請來與遮無面目漢商量定不錯了遮話又承點道號政欲相塗糊可稱快然居士故眞淨老人云快

前年同興長沙別
別後生涯各信然
霜雪豈能摧操節
大林依舊勢參天

然大道只在目前縱橫十字擬而留連便是此義也箕只在長沙作久住計左右他日果從此來則林下不寂寞也

答樓樞密

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境所奪否視堆案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住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箇事無雜念否故黃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

未来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到面前或逆或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遮箇道理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你回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作一處無情之物尚尒況現行無明全身在裏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被佗引入羅網卻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遮

在世間現行無明쓰지아니ᄒᆞ미
出世間 又現ㅣ中不動一念
即入得世間出世間之法爲也
而今失轉方便者以無明
爲世間出世間以祖師方便
爲出世間之法可悲乎也

箇道理也、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爲入世間便將出世間法强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即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佗牽引故淨名有言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得此過於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名字恁麼方可作入得世間謂之有力量漢已上所說都是妙喜平昔經歷過底即今日用亦只如此修行願公趂色力强健

入是三昧此外時時以趙州無字提撕久久純熟驀然無心撞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

又

日用工夫前書已葛藤不少但只依舊不變不動物來則與之酬酢自然物我一如矣古德云放曠任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處拈出呈似人不得唯親證親得者略露目前些子彼此便默默相契矣示諭自此不被人謾不錯用工夫矣大槩已正欛柄已得如善

不知前不知이니前知後

不擧自擧之見

牧牛者索頭常在手中爭得犯人苗稼驀地
放卻索頭鼻孔無撈摸處平田淺草一任縱
橫慈明老人所謂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
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撥未能如是當緊
把索頭且與順摩將淹浸工夫既熟自然不
着用意隄防矣工夫不可急急則躁動又不
可緩緩則昏怛矣忘懷着意俱蹉過譬如擲
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昔嚴陽尊者問趙州
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着嚴陽云一
物既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

去嚴陽於言下大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奈何不得時如何古德云老僧亦奈何不得僧云學人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云我若奈何得則便拈却你遮不奈何僧於言下大悟二僧悟處即是樓樞密迷處樓樞密疑處即是二僧問處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無生滅細觀來書病已去盡別證候亦不生矣大段相近亦漸省力矣請只就省力處放教蕩蕩地忽然啐地破嚗地斷便

了千萬勉之

答曹太尉 功顯

莫雖年運而往矣不敢不勉強力以此事與衲子輩激揚一日粥後撥牌子輪一百人入室間有負命者上鉤來亦有咬人師子以此法喜禪悅爲樂殊不覺倦亦造物見憐耳左右福慧兩全日在 至尊之側而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眞不可思議事釋迦老子曰有勢不臨難豪貴學道難非百劫千生曾承事善知識種得般若種子深焉能如是信得及只

遮信得及處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顧公
只向信得及處覷捕久久自透脫矣然第一
不得著意安排覓透脫處若著意則蹉過也
釋迦老子又曰佛道不思議誰能思議佛又
佛問文殊師利曰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
曰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
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
是定如今思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
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
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

習成就更無心想常與定俱佛與祖師所受
用處無二無別近年叢林有一種邪禪以閉
目藏睛觜盧都地作妄想謂之不思議事亦
謂之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纔開口便喚作
落今時亦謂之根本上事亦謂之淨極光通
達以悟爲落在第二頭以悟爲枝葉邊事蓋
渠初發步時便錯了亦不知是錯以悟爲建
立既自無悟門亦不信有悟者謗般庭謂之
謗大般若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左
右具驗人眼久矣似此等輩被郤師子皮作

邪正辨目眼具也

識心造命也

莫德

野干鳴不可不知其與左右雖未承顏接論此心已默默相契多年矣前此答字極不如禮今專遣法空禪人代往致敬故不暇入善思惟三昧只恁麽信手信意不覺葛藤如許聊謝不敏而已

答榮侍郎 茂實

承留心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既辦此心第一不要急急則轉遲矣又不得緩緩則怠墮矣如調琴之法緊緩要得中方成曲調但向日用應緣處時時覷捕我遮能與人決斷

十二處者
六根六塵內外境也中
六識十八界也二十五有
論云四洲四惡趣天
梵王天六天無想天
又須淨居天四空天并
四禪天也五有者五陰也

是非曲直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麽處流出
覰捕來覰捕去平昔生處路頭自熟生處旣
熟則熟處卻生矣那箇是熟處五陰六入十
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明業識思量計較
心識晝夜熠熠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遮一
絡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遮
一絡索旣生則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便現前
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故古德契證得
了便解道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
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此等事

五陰六入十二處十
八界
修道見道得
道

不假佗求不借佗力自然向應緣處活鱍鱍
地未得如此且將遮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
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那箇是思量不及。
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
遮一字儘你有甚麼伎倆請安排看請計較
看思量計較安排無處可以頓放只覺得肚
裏悶心頭煩惱時正是好底時節第八識相
次不行矣覺得如此時莫要放卻只就遮無
字上提撕提撕來提撕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
矣近年以來叢林中有一種唱邪說為宗師

仰山瑞寂禪師
潙山靈祐禪師
大惠決

者謂學者曰但只管守靜不知守者是何物靜者是何人却言靜底是基本却不信有悟底謂悟底是枝葉更引僧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作實法會謂悟是落第二頭殊不知潙山自有警覺學者之言直是痛切曰研窮至理以悟爲則此語又向甚處著不可潙山疑誤後人要教落在第二頭也曹閤使亦留心此事恐其被邪師輩所誤比亦如此書忉忉怛怛寫與此公聰明

朴介文

五更待漏靴滿霜

識見皆有大過人處決不到錯認方便謬作
實法會但其未得與之目擊私憂過計耳聞
老居士亦與之是道友因筆不覺葛藤無事
相見時試問取書一看方知妙喜相期不
在眼底彼此氣義相投又非勢利之交寫了
一紙紙盡又添一紙不暇更事形迹此書亦
如是前書託是箇中人故曰切不可道老老
大大著甚來由若如此則好事在面前定放
過矣寫時雖似率易然亦機感相投亦不覺
書在紙上荷公信得妙喜及便把做事日用

齊湣良戰時以無事於耕
有甲於戰也

五更侍漏靴滿霜不如
三伏日高睡足北窓凉

朝々宰相五更寒
鐵甲將軍夜渡關
日高山寺僧未起
世間名利不如閑

應縁處便恢張此箇法門以報 聖主求賢
安天下之意寔不負其所知也願種種堪忍
始終只如今日微將去佛法世法打作一片
且耕且戰久久純熟一舉而兩得之豈非腰
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乎

又

示諭鍾鳴漏盡之識爲 君上盡誠而下安
百姓自有聞絃賞音者願公凡事堅忍當逆
順境政好着力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
名爲報 國恩平昔學道只要於逆順界中

四祖道信大師
謂懶融禪師

受用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平昔不曾向箇中用心祖師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不生苦惱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法善神矣前此老老大大著甚來由之說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以居士前十餘載閑自有閑時時節今日仕權在手便有忙底時節當念閑時是誰閑忙時是誰忙須信忙時卻有閑時道理閑時

卻有忙時道理政在忙中當體主上起公之意頃刻不可暫忘自警自察何以報之若常作是念則鑊湯鑪炭刀山劍樹上亦須著向前況目前些小逆順境界耶與公以此道相契故不留情盡淨吐露

答黃門司 節夫

收書幷許多葛藤不意便解如此拈弄直是弄得來活鱍鱍地眞是自證自得者可喜可喜但只如此從教人道遮官人不依本分亂說亂道佗家自有通人愛除是曾證曾悟者

方知若是聽響之流一任佗鑽龜打瓦更批判得如來禪祖師禪好儘喫得妙喜拄杖也且道是賞伊罰伊一任諸方更疑三十年

答孫知縣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徧近世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爲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眞火中蓮也詳味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謂諸聖師繙譯失眞而刪亂本眞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

六百般若皆書同一字也
造舌錄
長水自玄注解也
孤山智圓

六朝謂
後秦羅什
後魏菩提流支
陳朝真諦
隋朝笈多
唐初玄奘
大周義淨

持誦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僞
已久雷同一律暨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復
考繹天親無著論頌其義脗合遂泮然無疑
又以長水孤山二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
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
得諸師龐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既無梵本
便以臆見刋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毁
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郤如左右
檢點諸師之過還著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
淺而言深者招尤之道也其與左若崇賖乎

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
界中種佛種子此是第一等好事而又以其
爲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
不敢不上稟昔淸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
師記文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
佛不思議法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
色相淸淨普入諸趣而無染著淸涼但云佛
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
舊脫諸字其餘經本脫落皆注之于經尾淸
涼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正文書之

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瑠璃寶
淸凉曰恐是此瑠璃舊本錯寫亦不敢改亦
只如此注之經尾耳六朝飜譯諸師非皆淺
識之士飜譯之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
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
左右尚以爲錯譯聖意左右旣不得梵本便
妄加刊削卻要後世人諦信不亦難乎如論
長水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
其爲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佗講人不同嘗參
琅瑯廣照禪師因請益琅瑯首楞嚴中富樓

軟揃

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
琅耶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從方披襟自稱座主蓋
座主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
義長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
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
淺至近自是左右求福太過要立異解求人
從己耳左右引無著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
非以相具足故若尒如來雖不應以相具足
見應相具足爲因得阿耨菩提爲離此着故

無斷無滅有也
何以故須菩提不用有則恐他
須空而已也

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
阿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
具足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爲因也以相
是色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
錯解尒色是相緣起相是法界緣起界胎明
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
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爲無斷無滅分
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
提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
功德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眞實有此

相滅時卽名爲斷何以故以生故有斷又怕
人不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是無生性所以
遠離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不說性
而言相謂法界是性之緣起故也相是法界
緣起故不說性而言相照明所謂無斷無
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過強
生節目尒若金剛經可以刋削則一大藏敎
凡有看者各隨臆解都可刋削也如韓退之
指論語中畫字爲晝字謂舊本差錯以退之
之見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

聲聞緣覺菩薩佛六道并十法界也

論語書寢公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

亦是識法者懼尒圭峯密禪師造圓覺䟽鈔
密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
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圭峯改證爲具謂譯者
之訛而不見梵本亦只如此論在䟽中不敢
便改正經也後來泐潭眞淨和尚撰皆證論
論內痛罵圭峯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
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
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
鎚更無一人發眞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脫
何以故一切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

故左右以京師藏經本爲是遂以京本爲據
若京師藏本從外州府納入如徑山兩藏經
皆是　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
所寫烏焉萬一有錯又卻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
我定以妙喜之言爲至誠不必泥在古本一字
錯上若執己見爲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
罵一任刋版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歎而
已公既得得遣人以經來印可雖不相識
以法爲親故不覺切切怛怛相觸忤見公至
誠所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乘造奧義

儒教 老教 道教 三教聖人也

當尋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參詳敎徹頭徹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能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著死工夫厮崖忽然打破桼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柄道我博極羣書無不通達禪我也會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師不到這裏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必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答張舍人狀元

名可之名非真名也
道可之道非真道也

左右汝欲究竟此事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
物來即應如人學射久久中的矣不見達磨
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
壁可以入道如今人纔聞此說便是恁向頑
然無知處硬自過捺要得心如牆壁去祖師
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者也巖頭云纔恁麽
便不恁麽是句亦剗非句亦剗盡簡便是外
息諸緣內心無喘底樣子也縱未得啐地折
曝地破亦不被語言所轉矣見月休觀指歸
家罷問程情識未破則心火熠熠地正當恁

麼時但只以所疑底話頭提撕如僧問趙州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
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
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略
又不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眞無之無卜
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
閃電光處會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
怕落空遮裏卻是好處驀然老鼠入牛角便
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種得般
若種智之深曾於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眞善

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
於現行處築著磕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
家父母相似當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
底心不馳散矣雲門云不可說時即有不說
時便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
也又自提起云且道不商量時是箇甚麼又
怕人不會又自云更是甚麼近年以來禪有
多途或以一問一答末後多一句爲禪者或
以古人入道因緣聚頭商搉云遮裏是虛那
裏是實遮語玄那語妙或代或別爲禪者或

以眼見耳聞和會在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上
爲禪者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下鬼窟裏
閉眉合眼謂之威音王那畔父母未生時消
息亦謂之黙而常照爲禪者如此等輩不求
妙悟以悟爲落在第二頭以悟爲誑諕人以
悟爲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妙喜
常謂衲子輩說世間工巧技藝若無悟處尚
不得其妙況欲脫生死而只以口頭說靜便
要收殺大似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轉求
轉遠轉急轉遲此輩名爲可憐愍者教中謂

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
悔雖是善因返招惡果寧以此身碎如微塵
終不以佛法當人情決要敵生死須是打破
遮漆桶始得切忌被邪師順摩捋將冬瓜印
子印定便謂我千了百當如此之輩如稻麻
竹葦左右聰明有識見必不受遮般惡毒繋
亦恐用心之切要求速效不覺不知遭他染
污故信筆葛藤如許被明眼人覷見一場敗
闕千萬相聽只以趙州一箇無字日用應緣
處提撕不要問斷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

速效之心也

爲則若識得天花亂墜不悟總是癡狂外邊
走耳勉之不可忽

答湯丞相 進之

丞相旣存心此段大事因緣鈌減界中虛妄
不實或逆或順一一皆是發機時節但常令
方寸虛豁豁地日用合做底事隨分撥遣觸
境逢緣時時以話頭提撕莫求速效研窮至
理以悟爲則然第一不得存心等悟若存心
等悟則被所等之心障卻道眼轉急轉遲矣
但只提撕話頭驀然向提撕處生死心絕則

古人八萬四千歲

是歸家穩坐之處得到恁麽處了自然透得
古人種種方便種種異解自不生矣教中所
謂絶心生死伐心稠林浣心垢濁解心執著
於執著處使心動轉當動轉時亦無動轉底
道理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日用應緣處
或淨或穢或喜或怒或順或逆如珠走盤不
撥而自轉矣得到遮箇時節拈出呈似人不
得如人飮水冷煖自知南陽忠國師有言說
法有所得是爲野干鳴此事如青天白日一
見便見眞實自見得底邪師走作不得前日

僧問馬祖如何祖師西來
祖云近前祖劈耳便當面
一云劈上有鼠孔子六耳不認

亦嘗面言此事無傳授纔說有奇特玄妙六
耳不同謀之說即是相欺便好拽住劈面便
唾書生做到宰相是世間法中最尊最貴者
若不向此事上了卻即是虛來南閻浮提打
一遭收因結果時帶得一身惡業去教中說
作癡福是第三生冤何謂第三生冤第一生
作癡福不見性第二生受癡福無慚愧不做
好事一向作業第三生受癡福盡不做好事
脫卻殼漏子時入地獄如箭射人身難得佛
法難逢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學此道須有決定志若無決定志則如聽聲
卜者見人說東便隨人向東走說西便隨人
向西走若有決定志則把得住作得主宰嬾
融所謂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
況世間虛幻不實之法更有甚麼心情與之
打交涉也願公堅此志以得入手爲決定義
則縱使大地有情盡作魔王欲來惱亂無有
得其便處般若上無虛棄底工夫若存心在
上一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
亦不被業識所牽墮諸惡趣換郤殼漏子轉

頭來亦昧我底不得察之

答樊提刑 茂實

示諭能行佛事而不解禪語能與不解無別無同但知能行者即是禪語會禪語而不能行佛事如人在水底坐叫渴飯籮裏坐叫飢何異當知禪語即佛事佛事即禪語能行能解在人不在法若更向箇裏覓同覓別則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如卻行而求前轉急轉遲轉疎轉遠矣要得徑截心地豁如但將能與不能解與不解同與不同

別與不別能如是思量如是下度者掃向佗方世界卻向不可掃處看是有是無是同是別驀然心思意想絕當恁麼時自不著問人矣

答聖泉珪和尚

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頻與衲子輩作佛事久久自殊勝更望室中與之子細不得容人情不得共伊落草直似之以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尊宿爲人體裁也若是見伊遲疑不薦便與之下注脚非

無一分傳法過去無緣
等一句之宗傳其疑也

但瞎卻佗眼亦乃失卻自家本分手段不得人即是吾輩緣法只如此若得一箇半箇本分底亦不負平昔志願也

答鼓山逮長老

專使來收書并信香等知開法出世唱道於石門不忘所從來為岳長老拈香續楊岐宗派既已承當箇事須卓卓地做教徹頭徹尾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著子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況復與人抽釘拔楔救

敍室

濟佗人耶古德云此事如入十翁翁入場屋
豈是見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
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巖頭云
向未屙已前一覷便眼卓朔地晏國師不跨
石門句睦州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汾陽無
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入門便轉身面壁而
坐為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從上宗
旨耳昔潙山謂仰山曰建法幢立宗旨於一
方五種緣備始得成就五種緣謂外護緣檀
越緣衲子緣土地緣道緣聞霜臺趙公是汝

書

請主致政司業鄭公送汝入院二公天下士
以此覲之汝於五種緣稍備每有衲子自閩
中來者無不稱歎法席之盛檀越歸向士大
夫外護住持無魔障衲子雲集可以赴色力
未衰時頻與衲子激揚箇事垂手之際須著
精彩不得莽鹵蓋近年以來有一種裨販之
輩到處學得一堆一擔相似禪往往宗師造次
放過遂至承虛接響遞相印授誤賺後人致
使正宗淡薄單傳直指之風幾掃地矣不可
不子細五祖師翁住白雲時嘗答靈源和尚

書云今夏諸莊顆粒不收不以爲憂其可憂
者一堂數百衲子一夏無一人透得箇狗子
無佛性話恐佛法將滅耳汝看主法底宗師
用心又何曾以產錢多少山門大小爲重輕
米鹽細務爲急切來汝旣出頭承當箇善知
識名字當一味以本分事接待方來所有庫
司財穀令付知因識果知事分司列局令掌
之時時提擧大綱安僧不必多月用齋粥常
教後手有餘自然不費力衲子到室中下
要緊不得拕泥帶水如雲峯空禪師頂在雲

洞山良介禪師爲雲岩忌日營齋僧問和尚初見於南泉爲什麻與雲岩設齋洞山云我不重先師不爲我說破也

洞山良介禪師爲雲岩諱日營齋僧問和尚初參南泉發跡爲何要岩營齋洞山曰我不重先禪道德云

居雲門相聚老漢知渠不自欺是箇佛法寧人證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後來自在别處打發大法既明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去年送得一册語録來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今送在衆寮與衲子輩看老漢因掇筆書其後特爲發揚使本分衲子爲將來說法之式若使老漢初爲渠拕泥帶水說老婆禪眼開後定罵我無疑所以古人云我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爲我說破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

便是遮箇道理也趙州云若教老僧隨伊根
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佗了也老僧
遮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
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思之思之

大慧普覺禪師書

奉爲
主上壽萬歲
民安富盛
法界含靈
超生極樂

施主洪白
石只 金彥必 金竹仁
訥介 咸貴 乃仁 弘惠比丘
金銀同 朴礼 黃禎世 法照比丘
僉加伊 朴學善 尹春風 灵宝比丘
尹彥宗 孫寶 鄭日生 天卜
孫其 張希卜 林必敬 永卜
施主慧應語 李金白信 金彥良 貴之 鄭難乞

毛眉
金世付
興俊比丘 助

幹善 慧玄
供養主 普謂
執分會 孫宗
鍊板 金德卜
刻字 智元 性玉 應信 勝哲 天熙 智修 德允 真淨

萬曆卅六年戊申二月日全羅道順天府曹溪山松廣寺開刊

大慧禪師說法四十餘年言句滿天下平時不許參徒編錄而衲子私自傳寫遂成卷帙號年曰衆力請乃許流通然在會有先後見聞有詳略又　賢士大夫所得法語各自寶藏無緣盡覩今之所收殊爲未盡僕更採集別爲後錄　文昌　謹白　弟子潤人諒眞浹戴質揚楷超宗道人普覺超然道人淨覺各施財刊版　乾道二年丙戌八月　勅賜徑山妙喜庵刊

宗名儒然從大慧受其指示師隨喜大小滿其所求而況其徒乎甲辰於師示寂之時而再興於塔不焚之後然存者什之一二我國普照國師嘗以壇經為師書狀為友侍者夢中每見三人會晤自是以來學者崇信之至今今有覺全志淡者欲廣書狀之傳以惠後學於是自費而自刻爲非深有慕於大慧之風者其能若是乎後之有志禪學者不問緇素因目而得其心則其心大慧之心也六祖之心也普照故尊崇遍在

諱守杲南宋宣母
夢梵僧入腳夜一日
戲謔以硯投之誤
中先生帽償金而
去即指東山慧雲
院出家宋諱宗
謁塔名普照見
道號大慧

之藂林矣淡師之教化成熟何可勝數哉
洪武二十年丁卯十月日推誠保節同德
賛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領藝文春
秋館事韓山府院君李 穡撰
同額

王諱也
嘉靖十年辛卯之春有一道人請求曰大
慧說文雖有舊本字細故老德對目前欲
觀其而未詳哉畫中則以謂視之而書云
濟州上將存家居士高根孫

召你禪和墻壁意思

寬剎記於大慧

言便胡說著了

非心非佛道是什麼達底

且須提起綿密回

亦有只要一之評判者題教二者絶難會

芝蘭種不生

荊棘剪不去